

2023

中国文学佳作选  
(2023)

小小  
小说  
卷

王彦艳 主编

冯骥才 万年青  
石舒清 马氏  
路也 分手信

梁晓声 白先生与黑勇士  
刘亮程 开满窗户的山坡  
石钟山 一棵树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华文出版社

2023

中国文学佳作选  
(2023)

小  
小  
说  
卷

王彦艳 主编

2

0

2

3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华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佳作选. 小小说卷. 2023 / 王彦艳主编.

北京：华文出版社，2024. 12. -- ISBN 978-7-5075-5993-4

I. I217.1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4W7W538号

## 中国文学佳作选·小小说卷（2023）

---

主 编：王彦艳

责任编辑：胡慧华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发行部 010-5833626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172 千字

版 次：202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2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5993-4

定 价：5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王彦艳，《百花园》执行主编，编审。  
策划、主编小小说类图书百余本，有文学  
评论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文  
学报》等，出版有评论集《体验小小说》。

## 小小说的2023

1986年，小小说文体蔚成风气之际，汪曾祺先生写过一篇《小小说是什么》，对小小说的文体定位和艺术特色进行了独到而精当的论述。其中写道：“小小说是一串鲜樱桃，一枝带露的白兰花，本色天然，充盈完美。小小说不是压缩饼干、脱水蔬菜。不能把一个短篇小说拧干了水分，紧压在一个小小的篇幅里，变成一篇小小说。……小小说自成一体，别是一功。小小说是斗方、册页、扇面儿。斗方、册页、扇面的画法和中堂、长卷的画法是不一样的。布局、用笔、用墨、设色，都不大一样。”他提出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要注意“留白”，讲究“句有余味，篇有余意”。作为小小说写作的早期实践者，汪曾祺先生的《陈小手》《陈泥鳅》等经典之作践行了其艺术理论，在小小说这一文体的少年时代为其树立了审美标杆，是小小说发展道路上明亮的灯盏。时至今日，小小说文体已然成熟，成长为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并立的中国小说文体的支柱之一。

小小说是小的，篇幅就那么长，不仅不可能像长篇或中篇小说一样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在一部作品中勾勒数十甚至数百个人物，即便只写一个人，也多只写其一面。然而一面写到位，便可使人物立得住，使读者有所共鸣，读后有所思，因而小小说可以成其“大”，以其言有尽而意深远。一个小斗方或者小扇面儿上固然不能塞得下《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这样的宏幅巨制，但足以从容地描摹汴京一二人物，展现秀丽江山一隅。惊涛骇浪有惊涛骇浪的雄壮，微风细波有微风细波的优雅。即便只描摹一二人物，假以时日，聚沙成塔，连缀成册，却也能得万千气象，终成蔚然大观之势。这是小小说的另一种“大”。冯骥才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俗世奇人》（足本）便是以数十篇刻画清末民初天津奇人的小小说，勾画了一幅20世纪初天津卫的市井生活画卷，堪称“系列小小说”的典范。2023年，冯骥才的新作《万年青》延续了《俗世奇人》（足本）的气韵，续写着“市井人物列传”的新篇章。

本选集中收录了梁晓声、刘亮程、石舒清、石钟山、路也等人发表于《百花

园》上的最新作品。他们都早已凭长、中、短篇小说或是散文、诗歌等扬名文坛，在小小说的选集中看到他们的作品令人欣喜。其中石舒清、石钟山等人的作品近年来多次出现在专门发表小小说的杂志《百花园》上，很明显，他们是在严肃地有文体意识地进行小小说写作。以诗集《天空下》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诗人路也，其小小说《分手信》也像诗歌一样呈现出一种与现实若即若离的高贵格调，颇具现代气息，既有对俗世悲欢离合的脉脉温情，又怀着一颗恬淡不羁的心灵随时准备放下、离开这一切。这些文坛大将们的小小说创作实践一再说明，小小说不是轻的、快的、浅的小说，“小”只是它的外在形式。像一切文学体裁一样，作家的气质决定了作品的气质。

2023年，从当代小小说发轫之时便投身其中、数十年来耕耘不息的“小小说专业户”，如聂鑫森、谢志强、刘国芳、侯德云、于德北等仍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孜孜不倦地探索小小说的新写法，拓展新的写作空间。陈毓、陈敏、安石榴、袁省梅、吴卫华、朱雅娟等人是小小说女性写作的主力军，然而她们的作品并没有囿于女性视角或女性经验，而是以宽广的胸怀书写人性，关怀生命。张望朝、汪菊珍、朱赞军、岑燮钧、王在庆等是近几年开始主攻小小说写作的。他们的叙述都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如张望朝的自然朴素、汪菊珍的细腻深情、朱赞军的京味儿、岑燮钧的严整、王在庆的沉静忧伤等。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文学性，创作中有“严肃文学”的自觉，属于雅俗共赏的小小说中偏雅的一类。

2023年，青年作家们也为我们带来了风格迥异、意象纷呈、品位不俗的小小说作品，如本选集中80后的何君华、刘晶辉、阿痴、九峰云、莫小谈、解飞扬、邢东洋、塔娜、飘尘、达瓦次里等，90后的包文源、刘佳、李森等。青年作家们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往往“不按套路出牌”，比如九峰云的《关于抚摸的秘密》以抚摸引发的神奇体验描摹人与人之间奇妙的情感连接；刘晶辉的《键盘》中那个失意的作家在听到妻子咒骂他“跟你的电脑过去吧”之后，真的像跳水一样钻进电脑，逃离了现实；飘尘的《雨从天上来》中的雨不是滴落，而是以手指般粗细的雨柱的形态固定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因而孩子们可以顺着雨柱爬到白云之上。另一些青年作家则立足于现实，如何君华的《老那的旗》、阿痴的《五玉》、莫小谈的《一次不受控制的死亡》等都以稳健的笔力书写了厚重的人文关怀。青年作家们在继承小小说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没有拘泥于传统，他们的写作是多彩的、自由的，同时也是认真的、诚挚的。《易传》曰：“修辞立其诚。”文学的未来属于怀着赤诚之心的青年们。

四十年前，小小说开始流行之时，固定电话都还远未普及，然而当时人们已经

察觉到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与小小说文体广受欢迎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处在智能手机时代，正在进入全面的人工智能时代，人们的生活相比四十年前可谓飞速运转，人们的闲暇时间是碎片化的，专注力已成为“稀缺资源”。今天，对于文字阅读来说，小小说不仅是读者的选择，可能也是时代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小说是游戏娱乐式的“快餐文学”，如同你可以利用等公交车的时间读完几首诗却不会认为诗是“快餐文学”一样。小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以“小说”的文学面孔走向读者的，和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一样发挥着启迪、温暖人心的文学功效。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阅读，感受小小说送给人间的小小温暖吧。

# 目 录

1	冯骥才	万年青
5	梁晓声	白先生与黑勇士
8	刘亮程	开满窗户的山坡
12	石舒清	马 氏
15	路 也	分手信
18	石钟山	一棵树
21	赵长春	站 岗
24	胥得意	临窗的位置
27	何君华	老那的旗
30	张建春	丑 鬼
32	安学斌	爷爷的往事
35	蒋冬青	六谷糊
38	胡英军	一条大鱼
40	蔡雨艳	幸 运
42	聂鑫森	方 言
45	于德北	舞 台
48	侯德云	不见不散
51	张望朝	女人善良

55	安石榴	收 官
58	胡 炎	墨 镜
60	安 宁	坤 叔
63	戴 涛	立 誓
66	奚同发	腊月廿四
69	喻永军	桃花铺
72	曾 瓶	拜 年
75	秋 月	蔡 爷
77	朱赞军	一 切
80	高红亮	小小理发店
83	刘 佳	月亮豆与玫瑰花
86	孙宏亮	大 哥
89	胡金洲	隔壁的秋生
92	徐全庆	活着的人
94	魏永贵	丧 宴
97	原上秋	当人老了
100	陈 敏	一把手
102	老 海	他站在丁字路口
105	高春阳	喜 子
108	洪 钟	坤 车
110	赵 凯	借 钱
113	叶北海	地震波
117	汪菊珍	三个相框
119	戴智生	岁月忽已暮
122	袁省梅	奶奶的寿衣
125	刘兆亮	马 车
128	邢东洋	急诊室的故事
130	老 汤	黄金盏

133	李广宇	食菌记
135	黎筠	王秀娥
138	非鱼	轻舟已过万重山
141	包兴桐	赤脚
143	莫小谈	一次不受控制的死亡
146	女真	前妻
148	王薇	不等流星了
151	吴连广	还是有家好
154	北方	伴儿
157	宗晴	杏核
160	塔娜	红头纱蓝头纱
163	陆涛声	绿萝
166	李方	供销社往事
169	侯建臣	头上喜鹊叫喳喳
172	阿痴	五玉
176	徐东	暗恋
178	李森	鸡蛋面
181	谢志强	箭头
183	吴卫华	追死一只戴胜鸟
185	王在庆	知了
188	于心亮	能滚多远滚多远
191	豆青	村庄那些事
194	蒋静波	惊落的桂花
196	马宝山	八哥
198	岑燮钧	拳击
201	蒙福森	鼓魂
204	朱雅娟	水田衣
206	江洋才让	鹰·醉酒

208	九峰云	关于抚摸的秘密
210	刘晶辉	键 盘
213	飘 尘	雨从天上来
216	解飞扬	第八音符
219	刘 帆	城里的麦子
222	赵 新	就是你了
225	洪兆惠	张叔，刘叔
228	刘国芳	我还没有对象
232	郭 戈	完 善
234	蒋冬梅	向阳村的伊芝花
236	李士民	杀 驴
239	赵淑萍	兰婶婶
241	蒋建伟	蒋赖货
244	邓建华	黄山甲家的苦楮
246	刘 夏	茶 商
248	王东梅	四下无人
251	金 光	放鹿归山

# 万年青

冯骥才

西门外往西再走三百步，房子盖得就没规矩了，东一片十多间，西一片二三十间，中间留出来歪歪斜斜一些道儿好走路。有一个岔道口是块三角地，上边住了几户人家，这块地迎前那个尖儿，因为太小太短，没法用，没人要。

住在三角地上的老蔡家动了脑子，拿它盖了一间很小的砖瓦房，不住人，而是开一个小杂货铺。这一带没商家，买东西得走老远，跑到西马路上买。如今有了这个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的小杂货铺，方便多了，渐渐成了人们的依赖。过日子还真缺不了这杂货铺！求佛保佑，让它不衰。有人便给这小杂货铺起个好听的名字，叫万年青。老蔡家也喜欢这个店名，求人刻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店门口的墙上。

老蔡家在这一带住了几辈，与这里的人家都是几辈子的交情。这种交情最金贵的地方是彼此“信得过”。信得过可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嘴上的东西才信不过呢。这得用多少年的时间较量，与多少件事情较真，才较出来的。日常生活，别看事都不大，可是考量着人品。老蔡家有个规矩，从早上日出，到下晌日落，一年到头，刨去过年，无论嘛时候，店门都是开着的，决不叫乡亲们吃闭门羹。这种规矩是老蔡家自己立的，也是立给自己的；自己说了就得做到；而且不是一天一月一年做到，还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做到，没一天不做到或者做不到。现在万年青的店主是蔡得胜，他可是个死性人，祖上立的规矩，他守得更严更死。这可是了不得的！谁能一条规矩，一百年不错半分？

这个规矩，既是万年青的店规，也是老蔡家的家规。虽然老蔡家没出过状元，没人开疆拓土，更没有当朝一品，可是就凭这天下独有的店规家规，一样叫人敬佩，脸上有光。老蔡走在街上，邻人都先跟他招呼。

一天，老蔡遇到了挠头的事。他的堂兄在唐山挖煤砸断了腿，他必须得去一趟看看，连去带回大约要五天，可是铺子就没人照看了。他儿子在北京大栅栏绸缎庄里当学徒，正得老板赏识，不好叫他回来。他老婆是女人家，怵头外边打头碰脸的事。这怎么办？正在这时候，家住西马路一个发小马得贵来看他，听他说起眼前

的难事，便说他一个远亲在北洋大学堂念书，名叫金子美，江苏常州人，现在放暑假，因回家一趟得花不少钱，便待在学堂没走，不如请他来帮忙。他人挺规矩，在天津这里别人全不认识，关系单纯。

老蔡把金子美约来一见，这人二十多岁，白净脸儿，戴副圆眼镜，目光实诚，说话不多，有条有理，看上去叫人放心。寻思一天后，便把万年青交给他了。说好五天，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诚心待客，收钱记账。老蔡家的店铺虽小，但规矩挺多，连掸尘土的鸡毛掸子用完了放在哪儿都有一定的规矩。金子美脑袋像是玻璃的，放进什么都清清楚楚。老蔡交代完，又叮嘱一句：“记着一定守在铺子里，千万别离身。”

这位北洋大学堂的大学生笑道：“离开这儿，我能去哪儿？除去念书，我什么事也没有。放心吧！”

老蔡咧嘴一笑，就把万年青放在他手里了。

金子美虽然没当过伙计。但人聪明，干什么都行。一天生，两天熟，干了两天，万年青这点儿事就全明白了。每天买东西的也不过几十人，多半是周边的住家。这些老街坊见了金子美都会问一句：“老蔡出门了？”金子美说：“几天就回来了。”老街坊互相全都知根知底，全都不多话。这些街坊买的东西离不开日常吃的用的。特别是中晌下晌做饭时，盐没了，少块姜，缺点儿灯油，便来买，缺什么买什么。过路的人买的大多是一包纸烟，馋了买个糖块儿搁在嘴里。

金子美每天天刚亮就从学堂赶到万年青，开了地锁，卸下门板，把各类货品里里外外归置好，掸尘清扫，一切遵从老蔡的交代。从早到晚一直盯在铺里，有尿就尿在一个小铁桶里，抽空推开后门倒在阴沟里，有屎就憋着晚间回去路上找茅房去拉。在铺子里，拿出全部精神迎客送客，卖货收钱，从容有序，没出半点儿偏差。他一天三顿饭都吃自己带来的干粮。下晌天黑，收摊关门，清点好货物和收银，上好门板，回到学堂去睡觉。一连三天，没出任何意外，一切相安无事。

转天一早刚到了万年青，一位同室学友找来说，从租界来了一个洋人，喜欢摄影，个子很高，下巴上长满胡子，来拍他们的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首座洋学堂，洋人有兴趣，这洋人说他不能只拍场景，还要有人。可这时放暑假了，学堂里没几个人，就来拉他。金子美说店主交代他这铺子白天不能关门，不能叫老主顾吃闭门羹。学友笑了，说：“谁这么死性子，你关门了，人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买？”他见金子美还在犹豫，便说：“你关一会儿门怕什么，他也不会知道。”金子美觉得也有道理，就关上店门，随着这位学友跑到了大营门外运河边的北洋大学堂。

金子美头一次见到照相匣子，见到怎么照相，并陪着洋人去到学堂的大门口、

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一通拍照，还和几位学友充当各种角色。大家干得高兴，玩得尽兴，直到日头偏西，赶回到城西时，天已暗下来。在他走到街口，面对着关着门黑乎乎的店铺，一时竟没有认出来，以为是走错了路。待走近了，认出这闭门的小店就是万年青，心里有点儿愧疚。他辜负了人家老蔡。在点货结账时，由于一整天没开门，一个铜钱的收入也没有，这不亏了人家老蔡了吗？他便按照前三天每日售货的钱数，从铺子里取出价钱相当的货品，充当当日的售出；再从自己腰包里拿出相当货价的钱，放在钱匣子里。这样一来，便觉得心安了。

再过一天，老蔡回来了，金子美向他交代了一连五日小店铺的种种状况，报了太平，然后拿出账目和钱匣子，钱货两清。老蔡原先还有些莫名的担心，这一听一看，咧开满是胡茬的嘴巴子笑了。给子美高高付了几天的工酬。子美说：“这么多钱都够回家一趟了。”

他认为这事便结了。可是还没结。

一天，金子美在学堂忽然接到老蔡找人送来的信儿，约他后晌去万年青。子美去了，老蔡弄几个菜半斤酒摆在桌上，没别的事，只为对子美先前帮忙，以酒相谢。老蔡没酒量，子美不会喝，很快就上了头。老蔡说：“我真的挺喜欢你。像你这种实诚人，打灯都没法找。我虽然帮不了你嘛忙，但我这个铺子就是你的，你想吃什么用什么——就来拿！随你拿！”

子美为了表示自己人好，心里一激动，便把他照看铺子时，由于学堂有事关了门，事后怕亏了老蔡而掏钱补款的事说了出来。他认为老蔡会更觉得他好。谁想到老蔡听了，脸上的笑意登时没了，酒意也没了，直眉瞪眼地看着他，好像他把老蔡的铺子一把火烧了。

“您这是怎么了？”他问。

“你关了多长时间的门？”老蔡问，神气挺凶。

“从早上。我回来的时候……快天黑了。”

“整整一天？一直上着门板？”

“上了呀，我哪敢关门就走。”

静了一会儿。忽然老蔡朝他大叫起来：“你算把我毁了！我跟你说好盯死这铺子绝对不能离人、绝对不能关门！我祖上三代，一百年没叫人吃过闭门羹！这门叫你关上了，还瞒着我，我说这些天老街坊见了你神气不对。你坑了我，还坑了我祖宗！你——给我走！”老蔡指着门，他从肺管子里呼出的气冲在子美脸上。

子美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惊讶莫解，但老蔡的愤怒与绝望，使他也无法再开口。老蔡的眼珠子瞪出了眼白，指着门的手剧烈地抖动。他慌忙退身，出来，

走掉。

这事没人知道，自然也没人说，但奇怪的是，从此之后这一带人再也没人说老蔡家的那个“家规”了；万年青这块牌子变得平平常常了；原先老蔡身上那点儿神奇的光也不见了。

一年后，人说老蔡得了病，治不好，躺在家里开不了店，杂货铺常常上着门板，万年青不像先前了！过了年，儿子把他接到北京治病养病，老伴儿也跟着去了，居然再没回来。铺子里的东西也渐渐折腾出去了，小砖房空了，闲置一久，屋顶生满野草，像个野庙荒屋。那块“万年青”的店牌也不知嘛时候没了。再过多半年，老蔡的儿子又回来一趟，把这小屋盘给了一个叫杨柳青人，这人开了个早点铺，炸油条、烙白面饼、大碗豆浆，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就像江山社稷改朝换代又一番景象。

# 白先生与黑勇士

梁晓声

“白先生”是一只鹅，确切地说，是一只大白鹅。

我爷爷曾指着它对我说：“估计它比一般的鹅要重三四斤。”其实，不必称也看得出来，它比人们常见的鹅大不少。

那时，它正从外边回来，迈着稳重的步子，高昂着头，长脖子挺得笔直，像一个派头十足的人在散步似的。

它已经26岁了。

一只26岁的鹅，是一只很老很老的鹅了。据我爷爷说，一般的家鹅，即使被主人养得特别好，最长也就能活二十年。这足以证明，我爷爷对它有多么爱护。

我爷爷并不是将它当宠物来养的，而是将它看成一位老友，心怀敬意和感恩地赡养着。是的，我爷爷完全是在周到地尽一份赡养的责任，如同人对人尽那种责任一样。它已经早就不下蛋了。

它不再下蛋以后，我爷爷对它更好了，并且开始叫它“白先生”了。

我奇怪地问过：“爷爷，你为什么叫它‘白先生’啊？”

爷爷慢条斯理地说：“爷爷有时候不是怪闷得慌嘛。谁闷了都想跟别人聊聊天啊。可你奶奶去世以后，爷爷身边很少有人，所以渐渐习惯了跟它聊天。聊天总得有个聊天的样子是吧？虽然它是只鹅，但我对它也要有个称呼才好啊。”

“可为什么称它为‘白先生’呢？叫它‘老白’不行吗？”

爷爷笑了，捋着胡子说：“当然也行啊。叫它什么都行，对它来说那肯定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换算成人的年龄，它的岁数可比爷爷大多了。爷爷愿意对它使用尊称。而且，你看它的样子，是不是像位见多识广的老先生呀？爷爷觉得它是完全当得起‘先生’这两个字的。”

听了爷爷的解释，我再看那只鹅时，觉得它真的很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以后也开始叫它“白先生”了。

爷爷还告诉我，“白先生”对我们家是有实际贡献的——自从它由小鹅长成大

鹅，能下蛋了，我爸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的十二年里，每天都能吃上一个大鹅蛋。

“要不你爸的身体能那么好？从小营养能跟上嘛！”

爷爷表扬起“白先生”来，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像在回忆自己老朋友的可敬往事。

但我却听出了破绽，不以为然地问：“爷爷，不对吧？称公鹅‘先生’还可以，可它明明是只母鹅呀。”

我这么问，不是怀疑什么。我丝毫不怀疑爷爷说的是真事，爷爷从不跟我说没影的事，但我是确实不明白。

爷爷笑了，摸着我的头说：“这你就不懂了，估计你爸也不懂。如果我们对一位女性特别尊敬，她的年龄又很大，按我们中国人的礼貌，也是可以称她为‘先生’的。记住了，这是常识。”

“黑勇士”是一条普通的农村柴狗，一身黑毛，绝无杂色，黑得油亮。它还不到四岁，体形挺大，却并不凶猛。它是一条长腿狗，这使它看上去像一头黑豹，样子很酷。

当爷爷捡到它时，它刚能自己吃食。

别人都说它肯定是野狗生的，劝爷爷不要养它。

爷爷却说：“我都发现它了，不把它抱回来，它不就死了？”

正因为它不同于家狗，爷爷反而更怜爱它了，决定给它一个家，做它的主人。

等它长成大狗后，有一天浑身湿淋淋地跑回来，像是在外边闯了什么大祸，趴在它一向趴着的草垫子上，不敢正眼看爷爷。

爷爷正在疑惑，忽然来了些大人和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指着它说：“就是这条狗！”

它显得更不安了，马上躲到了爷爷身后。

爷爷心里“咯噔”一下，表情顿时紧张，又是鞠躬又是抱拳地问：“我家‘黑小子’做什么不好的事了？”

“黑小子”或“黑子”，是我爷爷对我家狗的叫法。

不料那孩子的妈妈立刻对那孩子说：“快跪下磕头！”

原来，那孩子不小心滑落到水塘里了。水塘有两米多深，可那孩子不会游泳，眼看就要沉下去了。危急时刻，“黑小子”跃到水塘中，叼着那孩子的后衣领，将那孩子救了上来。

傍晚，孩子的爸爸也来了，送给我爷爷半扇猪排骨。

爷爷讲到“黑小子”这件事时，捋着胡子呵呵地笑道：“那半个月里，我可是